

資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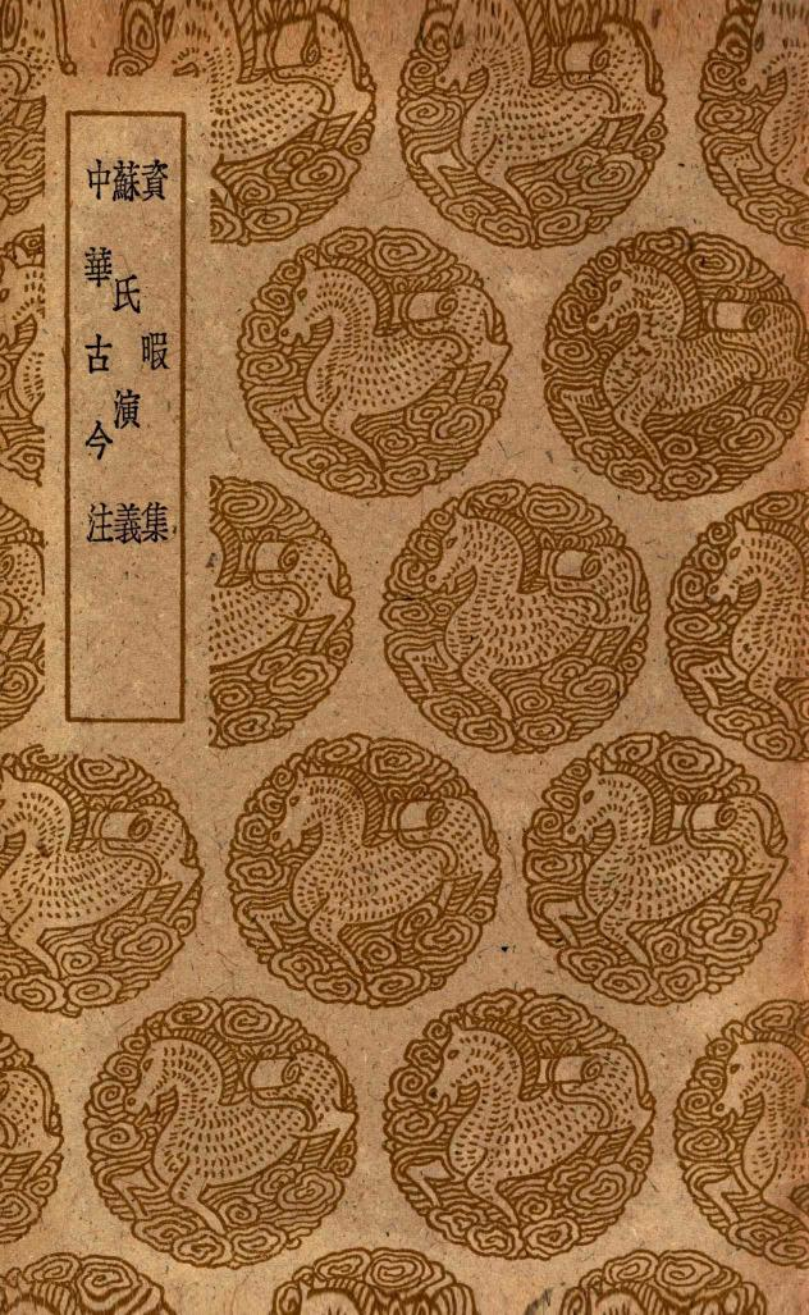
氏華

暇

演

今

集義注



資 暇 集

李 匡 乂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資暇集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資暇集提要

資暇集三卷。唐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故書其字。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李乂。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乂。諸書傳寫自誤耳。匡乂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云。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蓋卽匡乂。書中但自稱守南漳。蓋所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乂自序曰。世俗之談。類多譌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尙闕筆。則猶刻分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自序。疑裝輯者佚之。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目應。疑自序乃鑿括之詞。原未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絢素雜記嘗駁其倮直一條。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睡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睡井。況乃昔所奉句。則宋計

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顯爲譌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寧昭熊白一條。忽雜嘲謔雜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角里直書祿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用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作晝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盡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謂作詩疏之陸機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譌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籤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鄼侯音𪔐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撫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音𪔐。屬南陽者音贊。匡又已引鄒氏史記註駁讀𪔐之非。竑殆未見此書也歟。

資暇集卷上

隴西 李濟翁編

【車馬有行色】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觀習。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譌歟。一本。駭其誕歟。

【不拜單于】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諷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昇在甲等。何不詳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尙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解字。

【行李】李字除菓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祿里】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音餘。祿或作角。字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餘。

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觿爾。然觿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驛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觿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鬻瓜實于祿中。鄭司農注云。祿當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腭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音。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寔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沒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蟲霜旱潦】曲字名并辭。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蟲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字名。則下兵爲下平。閻羅鳳爲閻羅鳳。著辭則河內王爲何柰王。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殫論。

【生子給】俗生男必給云。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魄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王苟欲悅后兄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榲。音瓊。實語訛強名也。當呼爲梅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嘗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胤哉。至今葉形尙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榲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亦音回。不音瓊。其瑰字音瓊者。是瓊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今園廷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藥蘭三字。

【月令】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晝寢】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臥息也。梁武帝讀爲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然則曲爲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尙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旣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卽爲其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母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母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亡字。母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母中有人。母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上无下旣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

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燄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膾胎鰕。因注詩曰：包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燄爲魚燄。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鱸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寧，寧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寧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旣改寒爲寧，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寧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翻翻對恍惚，則獨改翻翻爲翩翩。

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唯矛盾而已哉。

【杜度】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哂曰：韓文公諱辨，亦引之。子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與之言。歸而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猶制通名徵，字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爲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爲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真，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鵲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爲據。斯甚疎闊。如此，則盍言魏鳥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旣云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鴈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襲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卽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襲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襲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爲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渭陽】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茲失於識，豈可輕相承耶。審詩文當悟，皆不可徵用矣。是以齊楊惛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惛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歔。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

用其義類此。故附說之。亦見詩矣。

【方寸亂】今見他人稍惑。燒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潁川人徐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爲其所虜。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爲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弃蜀入魏。苟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娃傳引用。雖非正文。其爲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漪漪】詩衛淇澳篇云。綠竹漪漪。按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或云。卽鹿蓐草。又云。蕭竹。似小蓀。赤莖節。韓詩作蕭。音薦。亦云。蕭蕭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漪漪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漪漪。便襲其謬。殊乖爾。按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弃也。故盡引陸郭之注疏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論。今祕閣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參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蜀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幾】萬幾字出於尙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太宗爲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桓溫患其稽遲。而問對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對真得書義。近者改爲樞機之機。豈尙書之前。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尙爾。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請長纓】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

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敘請纓事。讀者誤合爲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匈奴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晝吉凶於虜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鄼侯】漢相蕭何封爲鄼侯。舉代呼爲噠。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匿。深可訝也。鄼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噠。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噠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爲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噠。遂使後學見今呼爲噠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學家自文穎孫檢裴龍駒及小顏之徒。皆作贊音。卽不得云今多呼爲噠矣。所以更舉之者。貴好學。知司馬公之失矣。

【柏臺鳥】御史臺有柏及鳥。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敘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鳥去。後二年朱博爲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柏自博裁。

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除授】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書題之云送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詛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爲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今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傳是也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以臨歧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

【徧謝】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暗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資暇集卷中

【甘羅】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戰國策云。爲呂不韋庶子。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武職。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豎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旣作押衙。而牙門亦爲衙門乎。

【揚州】揚州者。以其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合醬】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月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紿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今民不於三二月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限。亦不須避雷。但問菽麴得法否耳。

【座前】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貽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遂剏坐前。無義。

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空前可矣。至如閣下字。案禮云。凡諸侯朝覲會遇。僕介將命。文書不相指斥。是以天子則曰陛下。太子曰殿下。公卿已下曰閣下。或云執事足下。侍者。應劭云。此蓋進漸之辭也。今無貴賤。通書皆云閣下。其執事足下。不施用矣。侍者二字。移於道者。僧徒。山人。處士之僞噫。豈獨斯一二字乎。相借與行路之人。詔其富貴。至有下慈孝之字。斯不當謙。奈體何。

【起居】又卑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直加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啓亦然也。

【不僅】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苟云僅句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交不近人情也。

【彭原公】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尙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

【朝祥】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戴記。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斯夕。是以傷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旣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